

✦ 心恋文学系列 ④

在这个喧闹混沌的世界中
为你静静描述爱情的清冷真相

微凉著



爱后

717 LOVED

动物伤感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后动物伤感/微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411-5

I.爱… II.微…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5659号

爱后动物伤感

AI HOU DONG WU SHANG GAN

- | | |
|---------|----------------------------------|
| 作 者 | 微凉 |
| 出 版 地 址 |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131号 (710003)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关宁 王倩 |
| 出 版 人 | 金城 |
| 策划编辑 | 柯晗 |
| 设计制作 | 易莎 |
| 制版印刷 | 深圳市森广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9 × 1194mm 1/32 |
| 印 张 | 6.25 |
| 版 次 | 2008年4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22.80元 |
| 书 号 | ISBN 978-7-224-08411-5 |



微凉著

爱后

动物伤感

LOVED

陕西人民出版社







Contents

目录

✿	✿	✿	✿	✿	✿	✿
Page	Page	Page	Page	Page	Page	Page
087	077	067	052	038	028	006
哭泣的水晶鞋	安放	九点一刻的往事	渐成的碎片	爱后动物伤感	关于那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爱情拼图里缺失了你对我的爱
						谁是谁的那个谁



✿
Page
198
后记

✿
Page
184
这乱糟糟的人生

✿
Page
174
在劫难逃

✿
Page
162
有一种蛊，叫做爱

✿
Page
150
桃花卜语

✿
Page
142
烟树为什么是烟树

✿
Page
133
水样薄荷

✿
Page
124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
Page
115
守望的距离

✿
Page
098
尽别离，遍虚空



谁是谁的那个谁

是不是感情就是这样，一旦信任决堤，
那么猜疑就会迅猛如潮，无法收拾。



牙齿掉了，
会不会是你要死掉了

岑溪北遇见他之前曾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闷热潮湿的天气，狭小的空间，四周点着昏暗的油灯。她和一个面容模糊的人坐在一张残破餐桌的两边。面前有食物，粘稠的橘红色不明物体。岑溪北在梦里始终对它抗拒着，然后对面的人嘟囔了几句，突然从墙壁里钻出几个黑衣的人，按住她，其中一个端起碗硬灌了进去。

然后岑溪北就感觉嘴里酸酸的，就像是喝了一口热水又紧接着咬了一口雪糕的滋味，牙顿时倒掉了。她捂住嘴，手上赫然呈现一颗牙齿。她摸了摸，是右边上排挨着门牙的一颗，她最得意的一颗小小的虎牙。

然后一惊，就醒了过来。却是满头大汗。嘴里似乎还有酸臭的味道，牙齿也是软绵绵的。

岑溪北就慌慌张张地冲进隔壁的房间。那是王景州的屋子。一个标准的男生房间。

她一屁股坐在床上，松软的床垫狠狠地弹起又落下。

王景州被惊醒，大喊一声，溪北，地震了。然后穿着短裤从被窝里跳出来。

岑溪北坐在他的面前捂着嘴哈哈地笑，王景州愣了一下，然后猛然反应过来，抓起被子紧紧裹住身体，开始怒气冲冲地吼，岑溪北我警告你，下次在大半夜钻进我的屋子，你就收拾东

西走人。走人！

岑溪北看着他，突然就毫无预兆地哭泣。她指着自己的嘴混沌地说，我的牙齿不见了。

王景州翻个白眼，你又发什么神经？

岑溪北可怜兮兮地用手掌托着腮说，周公解梦里说牙齿掉了是至亲之人即将面临灾祸的预兆。

那么景州，会不会是你要死掉了？



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个
文艺青年

然后，就遇见他。

早晨的车站。白色衬衫，卡其外套，蓝色牛仔裤，端端正正地站着站牌下看报纸。哗啦哗啦，空气里全是纸张脆脆的声音。

嘿，借看一张。溪北毫不客气地走上去。然后用手指弹了弹想要的版面。

他像只纯情的兔子，轻易被吓倒。还夸张地红了脸。岑溪北在心里偷偷地笑，一副恶作剧的心态，那么轻易地就萌发了。

咳，帅哥，借来看看嘛，好不好啊。末了，溪北还故意地眨眨眼睛。

当然。他尴尬地赶忙抽出。眼前这位碎花短裙配一双白色帆布鞋的姑娘看起来更像是装不良少女的未成年儿童。她为什么抛着媚眼也能笑得那么天真？

溪北耸耸肩膀，谢了，帅哥。然后独自跑到一边蹲下来认真地翻起来。

某某人又开演唱会，某某人又出新专辑，某某人新书男主角隐射某某人，某某人与某某人分手复合又分手。一张小小的版面热热闹闹地上演着一出出人生的闹剧。

溪北看得啧啧生叹。用王景州的话说就是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的嘴脸。可是，乡下姑娘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人。白色衬衫，卡其外套，蓝色牛仔裤，连蹲下的姿势也那么的端端正正。

他咧咧隐隐泛着青色胡渣的嘴角，小声地说，姑娘，你的袜子。

然后我们的傻姑娘岑溪北就傻兮兮地接了一句，我的袜子？

是的，你的袜子一样一只。红色像血，蓝的像天空。他微微地笑了。

岑溪北就这样傻了眼。从哪冒出来这么个文艺青年？



好巧。
他们在一天中遇见两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

碧蓝碧蓝的天空，白云悠悠地飘。那温暖的阳光哟，随随便便就让你想闭上眼睛睡过去。

岑溪北自认是个聪明的姑娘。那么，聪明的姑娘是不能对美视而不见的。于是她跷班了。她大大咧咧夹着她那个第一号大的棉布包摇摇摆摆地走出了学校。

她实在是太散漫了。她说雨天适合睡觉，晴天适合散步。拼拼凑凑的一个星期里她勉强能上三天的班。

校长已经拿她没有办法了。下了好几次决心想要开除她，可是她画的蓝天绿草小鸟动不动就拿个全国大奖回来，她教的那些小朋友站出去会很大声地说，我是岑老师的学生，一个个好像表情骄傲得要命的孔雀。所以这个慈爱的白胡子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了月底抽掉她的奖金，然后对着她惨兮兮的面孔老生常谈一下遵守纪律的必要性。

因此，我们的岑溪北不得不寄人篱下。也就是我们在开头说的那个男生，王景州。

言规正传。岑溪北带着她的大包摇摇摆摆地出了校门，径自去了附近的公园。走到一长溜的石椅前，把棉布包重重地往上一扔。然后，她，就那么歪歪斜斜地躺在上面睡下啦。

暖风熏人睡，花香惹人醉。但愿长醉不愿醒。她正独自发着呓语。突然一双大手照在眼睛上。

岑溪北哇地尖叫着坐起来，很显然她是忘记了自己躺在一张又硬又窄两边悬空的石椅上。所以毫无悬念地摔了下去。可是就像所有的滥影片的滥情节，英雄救美刹那出现。

一双大手稳稳地接住了她。不得不插两句，这双手洁净，修长，漂亮得像是钢琴家的专属。在后来的日子里，岑溪北深深迷恋上这双手。

而现在，岑溪北看见的是白色衬衫，卡其外套，蓝色牛仔裤。他们在一天中见到两次。

好巧。她拍拍屁股的时候想。

好巧。他笑眯眯地对她说。



牙齿们真是好白好白

白衬衣说好巧啊一天遇见你两次，那么认识一下吧我叫付轩淳。

岑溪北翻翻眼睛说我为什么要认识你，你打扰我的美梦还害我摔在地上。口气里满是不讲理。

白衬衣就摸摸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表情那么腼腆真像只原生态的兔子。嘴角线条迷人，一颗两颗三颗露出的牙齿们真是好白好白，一晃一晃地就照进岑溪北小小的心房里。

她叹口气，唉，你打扰了我的美梦说吧，怎么赔偿我。

付轩淳那么自然地拎起石椅上那个第一号大包，潇洒地甩在肩膀上说，跟我来吧。

岑溪北就乖乖地跟在他的后面，还大声地嚷嚷着，我叫岑溪北。小溪的溪，北方的北。



一场电光火石的重逢

付轩淳左一拐，右一拐。岑溪北跟在他后面也左一拐，右一拐。

他突然停住，她就撞在他的背上。他的背好结实，差点就把我们溪北引以为豪的翘鼻子给撞塌了。她不高兴地说，你干嘛唉，突然停下撞见鬼啦。

他就转过头一脸担忧地问，你就不怕我是坏人？专门拐卖妇女儿童坏人吗。

岑溪北翻翻眼睛，哪有拐卖儿童的会悠闲地一大早站在车牌下面看经济版。而且。她顿了顿，而且我长相平平身材平平，卖不到好价钱的。

付轩淳啼笑皆非。然后指着旁边的建筑物说，喏，这就是我上班的地方。让你说对了，我不是坏人。我是个医生。他咳嗽一下，然后强调，中心医院的外科大夫。

岑溪北猜想这个男人是不是发神经了。他兜兜转转居然把自己领到医院里玩来了。而自己肯定是发神经了，居然就这样跟着他进来了，而且，还乖乖地坐在他的对面听他说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此刻的付轩淳穿上他洁白的白大褂，一本正经地说，你和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有酸臭的味道。如果不是肠胃不好，就是你的口腔有问题。所以，你现在张大嘴，啊——

他用一枝小棒在她的嘴里左拨拉一下，右拨拉一下。岑溪北想，我怎么就像是案板上待宰的羊羔呢。所以她很不客气地别过头闭上嘴巴。然后怒气冲冲地看向他。

嗯。果然是牙齿的问题。他无视她的眼神兀自说着，奇怪，是长智齿啊，难道你没有牙痛的感觉吗。

就像是宝藏开启的按钮，这句话让岑溪北恍恍惚惚地就想起头天晚上的那个奇怪的梦。

等她再看向付轩淳的时候，眼神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眼前这个人，简直镀着金，光芒四射的。她是个这么迷信的小姑娘，每次做梦后都会查那部古旧的《周公解梦》，手上定期更换着不同的水晶以便改变能量，新买杂志后的星座血型测试是首先翻阅的。逢年过节也会跟着邻居的婆婆们上山拜拜。

所以她那么轻易地就相信了她和付轩淳的相遇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一场电光火石的重逢。



她想，我是醉了吧

一个下午。岑溪北都怀揣着美好的憧憬坐在那个结实的皮椅上被牙科医生折腾。

付轩淳站在一旁对拿着亮晶晶的铁钳子的医生不断地嘱咐，轻点啊轻点，慢点啊慢点。

溪北斜着眼睛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她几乎抑止不住热情想振臂高呼，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晚上，她拖着他的胳膊说，走，一起吃饭去，好让我谢谢你啊。

付轩淳又抬起手摸了摸头，然后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还是我请你吧。岑溪北发现每次他脸红之前都会习惯性地抬起手摸摸他的头。这是他习惯性的动作。一个可爱的习惯。

他们进了一家气氛优雅的日本料理店。因为付轩淳一开始就说，只要别去吃火锅就行。大家举着自己的筷子在一个锅里搅来搅去，简直就是彼此的唾液在大集合。

所以岑溪北就把提议吞了下去，然后摊开两手说，那你决定吧。

于是他们就坐在榻榻米上看那些穿着漂亮和服的女孩子跪着忙来忙去。

付轩淳深呼吸，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真正感觉到上帝般的待遇啊。

岑溪北轻轻地撇嘴，有点担心这些爬来爬去的女孩子的膝盖会不会肿掉。

付轩淳突然说，溪北，冒昧地问一句，你是不是经常和不认识的人搭讪？

岑溪北想，坏了，他肯定把我当成那种不正经的女孩子了。于是急急地辩解，当然不是啦。只是今天……

别紧张。我只是随口问的。付轩淳打断她，你是个特别的女孩子。他说的时候一脸的真诚，眼神温柔。

岑溪北就突然地心跳加速。头昏昏沉沉的，反应是慢了半拍，只会咧着嘴望着付轩淳笑。她想，我是醉了吧。



我就要从此改了

岑溪北是有名的不醉不归。因为她的酒量实在是浅得丢人，却永远作拼命三郎。

有一次学校聚会，一个仰慕她的男老师拉着她去敬校长。一小杯泸州被她二话不说地仰起脑袋灌了下去。周围的人都拍手叫好。于是都兴致勃勃地围上来和她拼酒。结果第二杯还没端上，岑溪北已经奔到外边吐了起来。

所以每一次她打电话给王景州说在外边吃饭，那么王景州便会自动在她床前摆上脸盆，以便她晚上发生状况。

所以当岑溪北能用钥匙自己开门时，王景州便凑着鼻子在她身上上上下下地嗅，然后瞪着眼睛说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岑溪北说，今天晚上，我可连一丁点酒星都没有沾。

这是真的。因为一整晚坐在她对面的男子说，酒精能麻痹人的大脑神经，很容易能让人对

自己的行为失控。所以要做我的女朋友，那么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能喝酒的。

岑溪北看着他，就好像看到林妹妹顶着桃似的眼睛对病榻上的宝玉说，你便从此都改了吧。那个时候，岑溪北就在心里大声地喊，那么岑溪北啊，你为了这个目标，就此都改了吧。

王景州在一旁喃喃地说，你疯了疯了。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梦和一段老套情节里的邂逅，居然就要爱了。他指着岑溪北光洁的额头，白长了这么大一个额头，居然白痴到这个地步。

少管我。岑溪北瞪他一眼，然后蹲在沙发上双手捧腮，仔仔细细地哼起歌来。



爱情里的心灵相通

终于约会了。周末的下午，他们手拉手压马路。进行着所有情侣千年不变的活动之一。

爱一个人就是飞蛾扑火，哪怕粉身碎骨。岑溪北这么说。

爱一个人，是要时刻准备为爱情牺牲，为爱着的人牺牲。付轩淳如此说。

那么，我们两个的爱情观是相同的。岑溪北拽着付轩淳的手使劲地前前后后地甩，所以，我们爱情会是心灵相通的。

当然啊，我们可是一见钟情的恋情。付轩淳点点头，然后说，溪北，把手放下来，不要在街上这样走路，女孩子要端庄一点。

溪北，走路不要用脚踢石子，步履要轻盈。

溪北，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要记得用我给你消毒纸巾擦拭餐具。你中午是不是吃牛肉面了？

是啊，你怎么知道？跟踪我？岑溪北叫着跳到他身上，像八爪鱼粘在他灰蓝色的西装上。

看你的牙齿就知道了，上面还残存着辣椒粉。上中午吃完饭是不是又忘记照着镜子用纸巾擦嘴了？付轩淳把她弄下来。

溪北一翻身跳到路旁的台阶上，然后伸开双臂笔直地沿着走出去。她听见付轩淳在后面又说，溪北你小心一点，马路上要注意安全。

溪北跳下来，说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付轩淳笑着摸摸溪北的头发，你说。

溪北闭着眼睛想了想，我们一起说，怎么样。——二——三！

看电影。溪北说。

去喝茶。付轩淳说。

爱情观相同，真的会在爱情里心灵相通吗？





付大夫没有手术

王景州说，把那个操刀的家伙叫过来，晚上咱们一起吃饭。

挂了电话，溪北忙不迭地又打电话给付轩淳，轩淳，你这个家伙今晚有口福了。晚上王景州要亲自做几样小菜给你尝尝。

付轩淳在那边歉意满满地说，溪北，实在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个阑尾的小手术，时间不一定赶得及。改天吧。

溪北说没关系，我们晚一点也可以。我已经答应景州了，他可能已经出去买材料了。

电话那边一阵沉默。

溪北说好不好嘛，好不好嘛，亲爱的答应我吧。

他终于说，结束后晚上给你电话吧。

溪北想，瞧，找个绅士就是这点好：他永远不会对爱人SAY NO。

今天岑溪北有四个班的课，一站就是一整天。小孩子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放学了还围着她唧唧喳喳地问个没完。她在心里碎碎念，可是知道你们的老师好不容易露个面，所以一旦逮住决不撒手啊。

她堆起假笑。喜欢问问题，老师很高兴。但也证明你们上课没有很认真地听课哦，像是关于物体结构的部分，老师可是在课堂上说过很多遍的。而且对于真的不懂的问题，应该首先靠自己解决，这样才能印象深刻。所以哪些是真认真的，那些是不认真的同学，老师心里一下子就分出来了。

这通话果然有效。学生呼啦啦散去。岑溪北踢踏着球鞋立刻逃之夭夭。

走出校门，看看表。已经不早。她掏出电话又给付轩淳打去。

电话关闭。她想手术估计还没有结束，于是转拨给他办公室，她想让别人给他捎个话可别忘记今天的约定了。

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对溪北说，付大夫已经下班了。

溪北说，哦，手术结束了啊？

女孩说，什么手术，今天付大夫没有手术啊。



你究竟是不是干帆过尽的高手

八点钟，岑溪北蔫茄子似地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机一个个换频道。付轩淳来电话了。他说

亲爱的，手术刚结束我就给立刻你打电话了。

岑溪北跳起来对着电话嚷，为什么要骗我，你根本没有手术。

付轩淳停顿一会，然后冷冷地说你这是干什么？盘查我？

岑溪北突然泄气了，像是被谁突然抽走了力气。她软软地说，今天不说了。我要好好想想。

挂掉电话，她扭头问王景州。如果恋爱中一方开始说谎，是不是代表彼此出现隔阂不能再继续信任下去。

王景州瞟她一眼，我要是你，就不会立刻拆穿他的谎言，不会气急败坏地让他交代行踪，不会没有风度地冲他大声叫喊，不会像你这样患得患失。

岑溪北顺势倒在沙发上，恋爱之前我也知道这么多“不会”，可是恋爱以后，我就顾不上这么多的“不会”啦。

王景州说，所以说，恋爱中的男女应该是势均力敌的，如果你不自量力地挑一个恋爱高手，那么只有头破血流的份了。再说，两个人相处过程中，一些善意的谎言根本是避免矛盾的最佳处理方法。你不应该太过认真了。

岑溪北躺在忍不住想，付轩淳，动辄就会害羞脸红的男生，究竟是千帆过尽的高手，还是善于避免矛盾的高手。



纯洁的小百合

再见到付轩淳，岑溪北突然觉得他满脸的可疑。就连现在他双手捧花的样子也颇为轻佻。

送给你，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纯洁的小百合。付轩淳一脸含情脉脉。岑溪北却毫无缘由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个人永远的文艺腔，做得像是泡沫剧的男主角。

她皱着眉头捏住鼻子，拿走，你不知道我对花粉过敏吗。心里忍不住揶揄，纯洁的小百合，让王景州听到还不被笑死。

哦，是吗。付轩淳轻轻地皱皱眉头，但是居然没有丢掉，而是换一只手紧紧地握着。

你不想为昨天的事情解释一下吗。岑溪北眼睛亮亮地望着他。心里却忍不住想，你是不是反手又送给其他那些纯洁的小百合呢。

付轩淳略有些不耐烦浮现在脸上，我只是觉得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进入彼此的生活圈中间。毕竟我们相处还不到一个月。

难道爱情是需要时间限制吗？岑溪北翻翻眼睛，你的思想真是老套啊，那么你是不是把多长时间能够牵手，多长时间能够以接吻，多长时间能够有亲密动作都做了详细规划？

那虽然还不至于，但是我个人认为一切都应该循序渐进。

包括撒谎吗？岑溪北抱着手臂问。

溪北，我希望你不要这么绝对好不好，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单纯，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我只是寻找了一个借口推脱了一个我不想参与的邀请。如此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况我不是现在向你说明了嘛。

岑溪北看着眼前这张镇定自若的脸，突然不知道再说什么。她看得那么重的事，为什么在他眼里不值一提；她彻夜未睡地想他会给她一个怎样的解释，却被他就这样轻轻地一带而过。

难道真的是她在胡搅蛮缠大惊小怪吗，难道真的像是王景州说的，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她突然有些看不懂这张温文尔雅的脸了。



信任决堤，猜疑如潮

岑溪北开始变得敏感多疑。每天致电指数节节攀升，办公室的电话一旦不是他亲自接听，那么一定会和对方寒暄地聊上很久。和付轩淳单独在一起也是旁敲侧击地探询。

她越来越多地坐在办公室或者家里对着电话发呆。公园里的绿草如茵，繁花开了又谢。她却再也没有带着她那个第一号大包溜出校门。她终于拿到全勤奖，可是校长看她的眼神却更加担心了。

付轩淳慢慢地淡了下去，不再主动邀约岑溪北吃饭喝茶看电影。甚至还有好几次看到岑溪北的来电便毫不犹豫地挂掉。

她一遍一遍执著地拨，他就一遍一遍执著地挂掉，最后终于以他关机作为结束。而溪北，一个晚上便恍惚无可依。在小小的客厅走来走去，听到电话铃声便神经质地扑过去。

王景州开始还劝她看开点，实在不行就放开算了。好话说尽，岑溪北却慢慢学会了埋怨咒骂，对着王景州咆哮的次数节节攀升。他只好叹口气然后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睡觉吃泡面。

是不是感情就是这样，一旦信任决堤，那么猜疑就会迅猛如潮，无法收拾。



原来的岑溪北哪去了

岑溪北开始躲在中心医院的门口等候。一看见付轩淳便追过去问为什么不打电话，为什么不回短信，为什么躲着她不见她。

付轩淳说最近手术多，一进入秋季病患也多，所以时间不够用了。

她就凛冽地瞪着眼睛问，这又是你的借口，善意的谎言是不是？岑溪北的眼睛真大，黑眼仁漆黑，白眼仁煞白。剪水双瞳，明察秋毫。

你是不是厌倦我了，嫌我烦了，是不是认识别的女孩，和她们一见钟情了？

于是付轩淳开始烦躁。岑溪北，你不要这么歇斯底里蛮不讲理好不好。他很快地看一下周围。下班时间，人慢慢多起来，都望向这边。他一把拉起岑溪北，快速走到一个僻冷的地方。

他大声地咆哮，岑溪北，我们不过恋爱，我没有必要把每一天每一秒干什么都交给你。你现在哪像我刚认识的那个潇洒的岑溪北，哪像那个望着蓝天白云逍遥自在的岑溪北。

她就哀哀怨怨地看向他，那也是你的杰作，付轩淳，你让我从那个开开心心的岑溪北变成现在这个怨妇的嘴脸。

付轩淳微微摇头，不要把所有责任推给我。我负担不起。岑溪北，我们不合适，我们分手吧。



我欲乘风

岑溪北看着付轩淳绝决的背影，想，真的结束了。她曾经以为的电光火石的相遇，就这样草草收场。像是刚刚拉开帷幕的一场堂皇的演出，男女主角才探个头出来张望一下，大幕就阖上了。结束了。

她坐在长江旁边的小酒馆里，一口一口地饮。清晰地感受一点点的辣从口腔进入，顺着舌尖，牙床，咽喉，食道，缓缓地流进胃里。像是腾地燃烧的小火苗一点一点灼烧起来。然后再顺着食道，咽喉，牙床，返回至舌尖，最后整个嘴唇都火烧火燎的。

她想起《东成西就》里梁朝伟的厚嘴唇，然后傻傻地笑了。

初秋的风掠过长江辽阔的水面，从四面八方的窗户里挤进来，像一把尖锐锋利的刀，一下一下刺在脸上。如果真的有醉生梦死的酒，那么她多么希望能好好地喝上一壶。

她摸摸索索地掏出手机，又摸摸索索地写了几个字，然后按下发送。然后趴在桌子上。



我要来一次唾沫大会餐

等她再醒来，已经躺在家里了。

王景州一看见她睁眼便大声数落，你搞什么啊，大半夜发短信，我一看：我欲乘风。我的妈呀，顿时让我魂飞魄散。还以为你这个傻丫头想不开寻死觅活呢。

幸好我打过去酒馆老板接听了，说你醉得不省人事让我快去结账。否则我的心脏真不知道